

讀

書

雜

志

漢書弟十五

讀書雜志四

高郵王念孫

西域傳

三百餘里 三百里

蒲昌海一名鹽澤者也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廣袤三百里戴先生水地記曰玉門關在故壽昌縣西百一十八里陽關在縣西六里壽昌本漢龍勒縣地今安西府西百五十里有壽昌城鹽澤去玉門千三百餘里前後書皆脫去千字念孫謹案郭璞西山經注及爾雅音義引漢書見釋文皆無千字蓋後人據漢書刪之也漢紀

孝武紀作去陽關三千餘里卽千三百餘里之誤水經
河水注作東去玉門陽關一千三百里以二書考之則
漢書原有千字明矣又案廣袤三百里本作廣袤三四
百里謂澤之廣袤不能知其確數大約在三四百里之
閒也水經注無四字亦後人據漢書刪之太平御覽地
部三十七引水經注作廣輪四百里又脫去三字然據
此知水經注原有四字也漢紀作廣長三四百里西山
經注及通典州郡四竝作廣袤三四百里郭璞爾雅音
義引漢書作廣輪三四百里禹貢正義及史記大宛傳
正義爾雅釋水疏竝引作廣袤三四百里則今本脫去

四字明矣

勇耆

北道而踰葱領則出大宛康居奄蔡勇耆念孫案景祐本無耆字是也勇字絕句勇下耆字則後人妄加之也大宛康居奄蔡皆在葱領之西自都護治所西至大宛四千三十一里至康居五千五百五十里又自康居西北至奄蔡可二千里竝見下文故曰西踰葱領出大宛康居奄蔡也若勇耆則在葱領之東且在都護治所之東北四百里亦見下文竇得云西踰葱領出勇耆乎漢紀孝武紀後漢書西域傳通典邊防七勇下皆有耆字此後人依

誤本漢書加之耳通鑑漢紀十二無者字與景祐本同則北宋本尚未誤也故知諸書內者字皆後人所加

得職

自貳師將軍伐大宛之後、西域震懼多遣使來貢獻、漢使西域者益得職。師古曰：賞其勤勞皆得拜職也。胡三省曰：顏說非也。此言漢使人西域、諸國不敢輕忽、爲得其職耳。得職者不失其職也。念孫案：胡解職字亦未了。職非職事之職職猶所也。言自大宛王以殺漢使見誅、西域諸國皆不敢輕忽漢使、故漢之使西域者皆得其所也。袁十六年左傳：克則爲鄉、不克則烹。固其所也。史

記五子胥傳作固其職也。是職與所同義。景紀曰：令亾
罪者失職。武紀曰：有免失職使者以聞。宣紀曰：其加賜
鰥寡孤獨高年帛。母令失職管子明法解篇曰：孤寡老

弱不失其職。失職皆謂失所也。故得所亦謂之得職。趙

廣漢傳曰：廣漢爲京兆尹，廉明威制，豪彊小民得職。師
古注曰：得職各得其常所也。是其證。

高五王傳朱盧
侯章忿劉氏不

得職鹽鐵論輕重

篇眾人未得其職

孔道

婼羌國辟在西南，不當孔道。師古曰：辟讀曰僻。孔道者
穿山險而爲道，猶今言穴徑耳。念孫案：師古之說甚迂

孔道猶言大道謂其國僻在西南不當大道也老子道經孔德之容河上公注曰孔大也太元羨次五曰孔道夷如蹊路微如孔字亦作空張騫傳樓蘭姑師小國當空道是也說文曰孔通也故大道亦謂之通道今俗語猶云通衢大道矣

山國 脫四字

鄯善國王治扞尼城西北去都護治所千七百八十五里至山國千三百六十五里西北至車師千八百九十里念孫案山國當作墨山國寫者脫墨字耳漢紀及後漢書西域傳作山國皆後人依顏本漢書改之水經河

水注曰。扞泥城西北去烏壘千七百八十五里。上文云都護治
烏壘至墨山國千八百六十五里。本傳八作三
未知孰是西北去車師千八百九十里。皆本此傳墨山山名也。因以爲國名。若但云山國。則不知爲何山矣。而師古云。此國山居故名山國。則曲爲之說也。又下文山國王西至尉犁二百四十里。山國亦當作墨山國。墨山國王下當有治墨山城四字。水經注曰。墨山國治墨山城。西至尉犁二百四十里。亦本此傳。是國與城皆以墨山得名。墨山國王治墨山城。猶上文之皮山國王治皮山城也。寫者脫去墨字。及治墨山城四字。而師古遂云常在山下居。不爲

城治也亦是曲說

依耐國王治 難兜國王治

依耐國王治念孫案上文皆言某國王治某城此依耐國王治下不言某城者闕文也下文難兜國王治同

盧城

無雷國王治盧城念孫案此本作無雷國王治無雷城

猶之且末國王治且末城精絕國王治精絕城也隸書

盧字作𧆉其上半與雷相似故雷譌作盧周官職方氏
注盧維當爲雷其浸盧維鄭

維字之誤也又脫無字耳太平御覽四夷部十八引

此正作無雷城

好治倉

織罽刺文繡好治倉念孫案治倉二字義無所取通典邊防
入治作理避高宗諱也漢書已誤作治漢紀作好酒倉是也下文大宛
俗耆酒義與此同今本酒作治者涉上文治園田治宮
室而誤。

市列

有金銀銅錫以爲器市列通典同念孫案市列上脫有字
則文不成義漢紀作有市肆肆卽列也

鎖

後軍侯趙德使屬賓與陰末赴相失陰末赴鎖琅當德

殺副已下七十餘人。念孫案：琅當上本無鎖字，乃後人誤取注文加之也。古者以鐵連環係罪人，謂之琅當。說文作銀鑺云：瑣也。瑣古鎮字。琅當德卽鎖德也。故師古云：琅

當長鎖也。不得又於琅當上加鎖字。又王莽傳以鐵鎖琅當其頸，鎖字亦後人所加。琅當其頸，卽鎖其頸，不得不又加鎖字。太平御覽刑法部十引王莽傳有鎖字，則所見本已誤。白帖四十五引作以鐵琅當其頸，無鎖字。

所以爲

凡中國所以爲通厚蠻夷恩快其求者，爲壞比而爲寇也。念孫案：上爲字涉下爲字而衍。

悔過來

前親逆節惡累西域故絕而不通今悔過來念孫案悔過來本作悔過來順順字與上文逆字相應而今本脫之則語意不完通鑑漢紀二十二已與今本同後漢書西域傳注引此正作悔過來順

大馬爵

安息國有大馬爵念孫案爵上亦有大字而今本脫之則爲不詞矣太平御覽四夷部十四引此正作有大馬大爵漢紀孝武紀通典邊防八並同

書革

書革旁行爲書記念孫案上書字本作畫

胡脈反

謂畫革

爲字而旁行之以爲書記也師古曰今西方胡國及南方林邑之徒書皆橫行不直下此是釋旁行爲書記五

字非釋書革也今作書革者卽涉下文書記而誤漢紀

通典作書革皆後人以誤本漢書改之史記大宛傳作

畫革索隱曰畫音獲引韋昭漢書注爲解不言漢書作

書革也太平御覽四夷部十四引漢書正作畫革水經

河水注同

月氏

老上單于殺月氏以其頭爲飲器念孫案月氏下脫王

字當依張騫傳補

皆絲漆

其地皆絲漆不知鑄鐵器念孫案皆本作無無絲漆不知鑄鐵器皆言其與中國異也今作其地皆絲漆者涉上文其人皆淡目而誤通典邊防八正作無絲漆

相接

東與匈奴西北與康居西與大宛南與城郭諸國相接念孫案相字後人所加此傳凡言某國與某國接者接上皆無相字則此亦當然漢紀孝武紀通典邊防八並作南與城郭諸國接無相字

以肉爲倉

穹廬爲室兮旃爲牆以肉爲倉兮酪爲漿念孫案肉上本無以字後人以上下文皆八字爲句而此句獨少一字故加以字耳不知穹廬爲室旃爲牆肉爲倉酪爲漿皆相對爲文不得獨於肉上加以字也太平御覽樂部八所引已誤北堂書鈔樂部二藝文類聚樂部三文選答蘇武書注所引皆無以字

采繪

賜金二十斤采繪念孫案下文賜姑莫匿等金人二十斤繒三百匹則此文采繪下亦當有匹數而今本脫之

也

烏孫男女

公主與烏孫男女三人俱來至京師念孫案烏字涉上下文烏孫而衍孫男女三人者公主之孫男孫女共三人也孫上不當有烏字下文公主卒三孫留守墳墓是其證漢紀有烏字亦後人依誤本漢書加之太平御覽禮儀部三十二引此無烏字

不可乏

倉廩給足不可乏念孫案此承上文而言既有美田可以種穀又以錐刀黃金采繒易穀於他國則倉廩給足

不乏也。不乏二字之間不當有可字。此涉上文可以易
穀而衍。日知錄云：不可乏，當作可。不乏非也。既言宜給
足，又言可

不乏則文
義重複

匈奴困敗

易之卦得大過爻在九五，匈奴困敗。

通典邊防七同念孫案匈奴

上有日字。今本脫之，則文義不明。日者，眾人之言也。大過九五象傳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故眾人皆曰：匈奴必困敗矣。漢紀孝武紀有日字。

卦諸將

卦諸將貳師最吉。通典與同師古曰：上遣諸將而於卦中貳。

師最吉也。念孫案：師古所說於文義不順，卦當作上。言上諸將孰吉，則貳師最吉也。下文云：上漢軍一將不吉，卽其證。今作卦者涉上下文卦字而誤，漢紀正作上。

狐胡 車師柳谷

狐胡國王治車師柳谷。念孫案：國名無上下二字同音者。狐胡當依太平御覽所引作孤胡。四夷部十八人字之誤也。孤胡龜茲皆國名之疊韻者。龜茲應劭音邱慈。案古讀邱如欺。又案孤

胡與車師異地，不當云治車師柳谷。師字蓋涉下文車師而衍。御覽作治車柳谷，無師字。

表河曲

迺表河曲列四郡念孫案曲當爲西字之誤也武帝所
開四郡武威張掖酒泉敦煌皆在河西故云表河西列四郡會貨
志云初置張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
斥塞卒六十萬人戍田之霍去病傳云開河西酒泉之
地後漢書西羌傳云武帝開河西列置四郡皆其證四
郡非在河曲中不得言表河曲也漢紀孝武紀作河曲
乃後人以誤本漢書改之通典邊防八太平御覽四夷
部十三引此贊並作河西

犀布

故能暗犀布瑋瑁則建珠崖七郡念孫案犀布連文殊

爲不類布當爲象象布二字篆文下半相似故象譌作
布犀象璫瑁皆兩粵所產故曰暗犀象璫瑁則建珠崖
七郡也下文云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鉅象師子猛
犬大雀之羣正與此犀象璫瑁相應則當作象明矣太
平御覽珍寶部六引此已誤作犀布漢紀孝武紀通典
過防人引此並作犀象

外戚傳

適

適稱皇后古曰適讀曰嫡念孫案此文本作正適稱皇后後
人以適卽是正故刪去正字案大雅大明傳曰紂殷之

正適也。初學記儲宮部引白虎通義曰：周以天子之正
嫡爲王后，秦稱皇后，漢因之。是古書多以正適連文。後
漢書皇后紀注班固傳注文選西都賦注後漢書皇后
紀論注藝文類聚后妃部初學記中宮部太平御覽皇
親部一及十一引此並作正適，稱皇后通典職官十六
同。

充依視千石 良人視八百石

八子視千石充依視千石念孫案充依不當與八子同
視千石當依漢紀作充依視九百石此涉上千石而誤
文選注太平御覽引此皆誤 又下文七子視八百石良人視八百石

案良人亦不當與七子同視八百石當依漢紀作良人
視七百石此亦涉上八百石而誤御覽引此亦誤文選注引此
正作視七百石

誅之

乃召趙王誅之念孫案誅之上有欲字而今本脫之則
文義不明此時趙王尚未至不得遽言誅之也太平御
覽皇親部二引此正作欲誅之漢紀同

脫三字

孝惠張皇后宣平侯敖尚帝姊魯元公主有女念孫案
此文本作孝惠張皇后宣平侯敖女也敖尚帝姊魯元

公主有女今本脫女也故三字則上下文義不貫

此因兩故

字相亂而脫去三字太平御覽皇親部二引此有女也故三字又

皇親部十二人事部百三十五引首二句皆有女也二

字

卽爲所爲

大后安能殺吾母而名我我壯卽爲所爲師古曰爲其所爲謂所生之母也立者于偽反念孫案兩爲字皆讀平聲爲所爲者謂爲變也爲變者殺呂后以報母仇也故下文云大后恐其作亂史記作我壯卽爲變尤其明證矣若讀爲爲去聲而云爲所生之母則詞不達意

觀津

竇皇后親蚕卒葬觀津師古曰觀津清河之縣也念孫案地理志觀津屬信都不屬清河

逃匿

女逃匿念孫案逃匿下有牀下二字而今本脫之大平御覽封建部五引此正作女逃匿牀下續史記外戚世家亦云女逃匿內中牀下

吐棄我意

今見我毀壞顏色非故必畏惡句吐棄我意句尚肯復追思閔錄其兄弟哉念孫案吐棄上有有字而今本脫

之則文義不明太平御覽皇親部二引此正作有吐棄
我意漢紀同

元始

元始三年生昭帝念孫案元始當依景祐本作大始

鉤弋

聞竇堯十四月而生今鉤弋亦然念孫案鉤弋下原有
子字上文云生昭帝號鉤弋子下文云鉤弋子年五六
歲壯大多知皆其證今鉤弋子亦然對上句堯十四月
而生言之下句云迺命其所生門曰堯母門其所生者
鉤弋子所生也脫去子字則上下句皆不可通矣太平

御覽皇親部二引此已脫子字漢紀孝武紀有子字

恐事急

後人有上書告諸醫侍疾無狀者皆收繫詔獄劾不道顯恐事急卽以狀具語光念孫案急上本無事字恐急者旣恐且急猶言惶遽耳言顯旣恐且急卽具以毒殺許后之事告光也霍光傳霍山謂顯曰聞民閒謠言霍氏毒殺許皇后甯有是邪顯恐急卽具以實告文義正與此同後人不達而於急上加事字失其旨矣景祐本及漢紀孝宣紀通鑑漢紀十六皆無事字

署衍勿論

其後奏上署行勿論李奇曰光題其奏也師古曰言之於帝故解釋耳光不自署也胡三省曰據霍光傳光薨後帝始聞毒許后事光於是時安敢言之於帝邪李說爲是

成君

既使淳于衍陰殺許后顯因爲成君衣補治入宮具念孫案成君上脫女字則文義不明太平御覽引此正作女成君

禁闈局

應門閉兮禁闈局師古曰局短闊也念孫案局亦閉也

淮南子術篇中局外閣亦以局閣對文、

銅沓冒

切皆銅沓冒黃金塗師古曰切門限也沓冒其頭也念孫案冒字涉注文而衍景祐本無冒字是也冒卽沓也注訓沓爲冒則正文無冒字明矣後漢書班固傳注文遷西都賦注藝文類聚居處部太平御覽皇親部十引此皆無冒字漢紀及續列女傳亦無、

不使

少主幼弱則大臣不使師古曰不使不可使從命也念孫案注說稍迂余謂爾雅曰使從也不使卽不從也管

子小匡篇曰曾請爲關內之侯而桓公不使也史記龜策傳曰大將不彊卒不使令春秋繁露五行相勝篇曰將帥不親士卒不使不使皆謂不從

妬媚

誣汙先帝傾惑之過成結寵妾妬媚之謀念孫案妬媚二字義不相屬媚當爲媢鄭注大學云媢妬也五行志桓有妬媚之心史記五宗世家王后以妬媚不常侍病黥布傳贊妬媚生患皆其證隸書眉或作眉見漢涼州刺史魏元碑不與冒相似故書傳中媚字或譌作媚顏氏家訓已辯之

富平侯家

成帝每微行出常與張放俱而稱富平侯家念孫案家下當有人字富平侯卽張放故帝與放俱而稱富平侯家人也脫去人字則文義不明五行志正作稱富平侯家人

六人

鄭氏傳氏侯者凡六人念孫案六當爲四此涉下文六人而誤四人者一傳喜二傳晏三傳商四鄭業也竝見上文五行志注引此正作四人

元后傳

西白虎

土山漸臺西白虎宋祁曰浙本西字上有象字今本上
謂作下念孫案浙本是也師古曰皆放效天子之制也放效二字正釋象字且此歌以四字爲句脫去象字則文義不明而句法亦不協矣下文曰園中土山漸臺似類白虎殿似類亦象也水經渭水注文選西征賦注太平御覽人寧部一百六引此皆作象西白虎漢紀同

戶青瑣

殿上赤墀戶青瑣念孫案戶下原有下字起土山立兩市殿上赤墀戶下青瑣皆相對爲文今本脫下字則句

法參差矣藝文類聚產業部太平御覽資產部七引此皆有下字

漢高祖

初漢高祖入咸陽念孫案高祖上不當有漢字此涉下文漢傳國璽而衍北堂書鈔儀飾部二太平御覽儀式部三引此皆無漢字

飲酒食

大后至漢家正臘日獨與其左右相對飲酒食念孫案太平御覽服章部五引此食下有肉字於義爲長

王莽傳

不嗣

書曰、舜讓于德不嗣。師古曰、言舜自讓德薄不足以繼帝堯之事也。念孫案、不嗣本作不台。古文尚書舜讓于德弗嗣。今文作不怡。漢書皆用今文故作不台。史記五帝紀、舜讓於德不懌。徐廣曰、今文尚書作不怡。怡懌也。又自序曰、唐堯遜位虞舜不台。皆用今文也。文選典引有于德不台淵穆之讓。李善曰、尚書曰、舜讓于德不嗣。漢書音義韋昭曰、古文台爲嗣。後漢書班固傳注曰、前書曰、舜讓于德不台。音義曰、台讀曰嗣。據此則二李所見漢書皆作不台。師古依古文改台爲嗣而取偽孔傳。

以釋之不自知其圜鑿而方枘也

後儉

後儉隆約以矯世俗師古曰後退也引之曰後儉與隆約對文則後非退也後讀爲遵遵循也謂循儉尚約以矯世俗之奢侈也遵與後古字通爾雅曰遵循也方言曰逡循也集韻逡亦作後故遵儉之爲後儉亦猶遵循之爲逡循遵之通作後亦猶逡之通作遵晏子春秋晏子遵循而對遵循卽逡巡

陷假

霍光卽席常任之重卽與同乘大勝之威未嘗遭時不行陷假離朝服虔曰言光未嘗陷假不遇而離去朝也莽

嘗退就國是陷假也師古曰假升也陷假者被陷害而去所升之位念孫案師古訓假爲升則陷假二字義不相屬乃云被陷害而去所升之位其鑿也甚矣余謂假

讀爲瑕陷瑕離朝謂陷於瑕謫而去其位服說是也瑕

與假古字通

淮南精神篇審乎無瑕莊子德充符篇瑕作假古今人表公肩瑕檮弓作假高祖功臣表中水夷侯呂后史表作瑕

平作

越若翊辛丑諸生庶民大和會十萬眾並集平作二旬大功畢成師古曰平作謂不促遽也平字或作不不亦大也義門讀書記曰書庶殷不作字當爲不也念孫案

何說是也。上文云：公以八月載生魄庚子，奉使朝用書臨賦營築，亦用雒誥文也。隸書不字或作卒，與平字相近，因譌而爲平。後漢書劉元傳：右輔都尉嚴本，本或作平，或作丕。耿秉傳：太醫令吉丕，丕或作平，皆其證也。

拂其頸

方今天下聞崇之反也，咸欲騫衣手劙而叱之。其先至者，則拂其頸，衝其匈，刃其軀，切其肌。師古曰：拂，戾也。念孫案：師古訓拂爲戾，望文生義，非其本指也。拂讀爲荆刺，所也。謂以劙斫其頸也。拂其頸，衝其匈，刃其軀，切其肌，皆承上文手劙而言。說文曰：刺擊也。廣雅曰：刺所也。

昭二十六年左傳苑子刺林雍斬其足正義曰今江南
猶謂刀擊爲刺齊語曰刺令支斬孤竹楚辭九歎執棠
谿以刺蓬兮王注亦曰刺斫也作拂者假借字耳說苑
雜言篇曰干將镆铘拂鐘不錚亦借拂爲刺也若以拂
其頸爲戾其頸則上與手劍不相承下與衝其匈三句
皆不相比附矣

荷鍤

父子兄弟負籠荷鍤荷舊本作倚宋祁曰倚當作荷各
木皆從朱改忿孫案倚字古讀阿上聲老子禍兮福所
倚福兮禍所伏禍倚爲韻福伏爲韻詳見唐韻正是倚字古

讀與荷相近故字亦相通說文何僕也是僕何字本作何作荷者僕字耳僕字本無一定何必荷之是而倚之非乎

師禮侯

共以杜衍戶千封嘉爲師禮侯念孫案師禮當爲帥禮帥與率同下文云明德侯劉龔率禮侯劉嘉等是其證太平御覽封建部四引此正作帥

備

所征殄滅盡備厥事備字師古無注念孫案備讀爲伏漢書言伏事者多矣字或作服服伏備三字古皆讀如

匍匐之匍

說見六書音均表

故字亦相通。趙策今騎射之服，史記趙世家服作備，是其例也。

阿乳母

以大鴻臚府爲定安公第，皆置門衛使者監領。敕阿乳母不得與語。念孫案：阿下當有保字，謂敕阿保及乳母也。李尋傳云：諸保阿乳母，史傳皆以阿保立言。若云敕阿乳母，則於文爲不詞。於事爲不備矣。漢紀孝平紀正作勑阿保乳母。

欲諫

令王路設進善之旌，非諭之木。欲諫之鼓。念孫案：欲諫

當依景祐本及賈誼傳作敬諫

赤纘

侍郎王町見人衣白布單衣赤纘方領師古曰纘者會五采也以布爲單衣以赤加纘爲其方領也引之曰正文明言赤纘則非五采也赤纘方領謂以赤色之絪爲方領也說見經義述聞周官纘純下

堂威

命堂威侯王奇念孫案堂威當依下文作掌威後放此隸書掌字或作掌與堂相似而誤

病悸

大師王舜自莽篡位後病惛漫戲宋祁曰惛舊作喘念孫案此本作病喘惛舊本新本各脫其一字耳。喘惛二字似無緣彼此互譌故知原有形不相兩字而新舊本各脫其一也。韋昭注酷吏傳云心中惛惛曰惛是也。見宋祁太平御覽疾病部四引此正作病惛惛是也。校本

民怨

莽知民怨通典倉貨一作莽知民愁念孫案作愁者原文作怨者後人不曉古義而改之也。愁卽怨也說文。愠怨也。今本怨作怒乃後人所改據詩緜正義及一切經音義卷五卷九卷十三卷十九引訂正恚恨也廣雅惄愁恚也後漢書明帝紀云百姓愁怨情無告

訴是愁與怨同義秦策云上下相愁民無所聊謂上下相怨也淮南詮言篇云已之所生乃反愁人謂反怨人也下文天下愈愁卽承此愁字而言則本作愁明矣又莽知民愁四字倉貨志凡兩見

部監二十五人見禮如三公

置州牧部監二十五人見禮如三公監位上大夫各主五郡念孫案此文本作置州牧其禮如三公郡監二十五人監位上大夫各主五郡其禮如三公謂州牧之禮秩如三公也下文云州牧位三公是其證郡監以下謂分天下爲百二十五郡見下文郡監二十五人人主五郡

也今木其禮誤作見禮郡監誤作部監而部監二十五人又誤在見禮如三公之上遂致文不成義後漢書魄歸傳注所引已與今本同漢紀作置州牧其禮如三公郡監二十五人位上大夫各主五郡足正今本之失

訛言

訛言黃龍墮於黃山宮中念孫案訛言上脫民字則語意不完漢紀孝平紀通鑑漢紀三十皆有民字或謂民字與下文百姓相接非也古人之文往往如此

是子庶民則百姓勸釐於殺乎

不渫

前後相乘憤眊不渫師古曰渫散也徹也念孫案不散

不徹皆與憒眊義不相屬余謂渫者治也言事務煩多故莽憒眊而不能治也井九三井渫不食苟孚曰渫去穢濁清潔之意也釋文引黃穎云渫治也史記屈原傳易曰井渫不食集解引向秀曰渫者浚治去泥濁也皆其謹

七部

大司馬係納卿言卿仕卿作卿京尉扶尉兆隊右隊中部左洎前七部劉奉世曰七部當爲七郡然共有一二郡尚未及二十五郡疑字當有誤者念孫案七部當爲十郡合下文之五郡十郡共二十五郡也

卷之十三
三
愁民

又坐鄰伍鑄錢挾銅姦吏因以愁民民窮悉起爲盜賊
愁字師古無注念孫案愁讀爲懼反子由
懼斂也言民坐
鄰伍鑄錢挾銅姦吏遂借此以斂取民財故下句云民
窮悉起爲盜賊也爾雅曰聚斂聚也鄉飲酒義秋之爲
言愁也鄭注曰愁讀爲聚聚斂也是懼與愁古字通

在御旁

咸斗既成令司命負之莽出在前入在御旁念孫案此
本作莽出則在前入則御旁御侍也此常訓不言出則
在前入則侍側也後人不曉御字之義而改入則御旁

爲入在御旁又刪去上句則字其失甚矣通鑑已與今本同太平御覽人事部百二十七器物部十引此並作出則在前入則御旁

僊上天

大一黃帝皆僊上天念孫案此本作皆僊而上天今本脫而字則句法局促不伸初學記地部上太平御覽時序部一引此並作僊而上天

帝虞

二曰帝虞始祖昭廟念孫案帝虞當爲虞帝

帶高

帶高增下師古曰木因高地而建立之其旁下者更增築念孫案因高地而立廟不得謂之帶高帶當爲席劉向傳呂產呂祿席太后之寵蔽通傳乘利席勝師古竝云席因也然則席高增下卽因高增下故此注云本因高地而建立之其旁下者更增築也隸書席字或作廣見漢司隸從事郭光碑益州俗作席鹽鐵論功篇旌大守高朕脩周公禮殿記席爲蓋今本席作席顏氏家訓書證篇論俗書云席中加帶正謂此也文脫其广而爲帶矣

黃衣幘

力士三百人黃衣幘念孫案幘上原有赤字力士赤幘者續漢書輿服志云武吏常赤幘成其威也今本脫赤

字則義既不明而句又不安矣太平御覽車部一引此
正作黃衣赤幘、

經博

平原女子遲昭平能說經博以八投念孫案經博當爲
博經故股注云博奕經以八箭投之奕字
疑衍

杜陵史氏女爲皇后

進所徵天下淑女句杜陵史氏女爲皇后念孫案杜陵

上原有立宇謂於所徵淑女中選立史氏女爲后也今
本脫立字則文不成義太平御覽皇王部十四引此有
立字通鑑同、

復思

遣使壞渭陵延陵園門累恩曰母使民復思也念孫案此本作母使民復思漢也今本脫漢字則文義不明大平御覽皇王部十四居處部十三引此正作復思漢漢紀孝平紀水經穀水注並同

敘傳

州城

方今雄桀帶州城者皆無七國世業之資宋祁曰城或作域念孫案作域者是也雄桀帶州域者謂雄桀竝立各帶一州之域也周官大司徒曰九州之地域史記天官書曰天則有列宿地則有州域漢

書食貨志曰：有國瀆者，兼州域。若作州城，則非其指矣。域與城字形相似而誤。

管子八觀篇：國域大而田野淺狹，呂氏春秋勿躬篇：平原廣域，史記天官書：爲其環域千里內占、大宛傳：漢遣驃騎破匈奴；西域，今本域字竝誤作城。

漢紀孝平紀：後漢書班彪傳、宋書符瑞志：並作州域。

短褐之亵

王命論：夫餓饉流隸，飢寒道路，思有短褐之亵，儋石之畜。師古曰：亵，謂親身之衣也。音先列反。念孫案：亵與襪不同字。襪，親身衣也。從衣執聲。讀若漏泄之泄。先列反，大箇反。其執重衣也。字本作𧔗。從衣執聲。讀若重疊之疊。

不同此言短褐之襲謂飢寒之人思得短褐以爲重衣

非謂親身之襲衣也漢紀及文選並作短褐之襲李善

曰說文曰襲重衣也字林曰襲大篋反舊本反譌作也據朱祁引蕭該

音義改此卽襲之俗字也何以明之說文襲重衣也從衣

執聲一切經音義十五襲與襲同徒俠反引通俗文曰重

衣曰襲宋祁引蕭該音襲曰字林曰襲重衣也舊本重衣作衷

衣乃後人誤以爲襲衣而改大篋反舊本大鵠作丈正據文選注引改

之今據說文玉篇廣韻正與李善所引同則襲爲襲之俗字明矣說文以襲爲左

衽袍以襲爲重衣今經史中重衣之字皆作襲而襲字

遂廢唯此一處作襲與襲同乃古字之僅存者而師古云

襲謂親身衣也先列反是直不辨襲襲之爲兩字矣廣
韻表在十七薛襲在二十六緝襲在三十帖襲與襲聲
相近故漢紀文選皆作襲若襲與襲則聲遠而不可通
矣

亥齋

又況亥齋尚不及數子鄭氏曰齋音麼小也晉灼曰此
骨偏齋之齋也師古曰鄭音是也亥齋皆微小之稱也
齋音莫可反骨偏齋自音摩各本摩譌作麻據說文玉
篇廣韻改案鄭氏曰齋音麼玉篇麼亾可切又亾波切是齋麼與此義不相合晉
說失之漢書攷異曰案說文無麼字徐鉉等新附而有𦵹字

誠癪病也與膚同亥言其小膚言其病童謠所稱見一
蹇人言欲上天魄囂少病蹇以是刺之也晉說得之念
孫案錢說非也膚之言靡也張揖注士林賦曰靡細也之膚二字連

文俱是微小之意廣雅眇靡小也眇與亥同漢紀文選

竝作眇靡不及數子李善注引鵩冠子曰無道之君任

用眇靡有道之君任用俊雄

見道端篇

又引通俗文曰不長

曰眇細小曰靡作膚者古字假借耳亥膚不及數子謂

聾勇不如信而彊不如梁籍成不如王莽非識其病蹇

也若以膚爲病蹇則上與亥字不相比附下與不及數

子之文不相連屬矣說文誠癪病也癪半枯也此卽今

偏枯之病亦非塞病也。

苟昧於權利

而苟昧於權利越次妄據外不量力內不知命念孫案於字衍苟昧權利以下句法相同首句多一於字則累於詞矣漢紀文選皆無於字

畏若禍戒

英雄誠知覺寤畏若禍戒師古曰若順也念孫案畏順禍戒殊爲不詞禍戒可以言畏不可以言順也今案上文云寤係家之主失天年之壽遇折足之凶伏鉄鍼之誅卽此所謂禍戒也此云畏若禍戒者若猶此也言畏

此禍戒也。若字卽指上四者而言。隱四年公羊傳公子
翬恐若其言聞乎桓謂此其言也。莊四年傳有明天子
則襄公得爲若行乎。謂此行也。論語公冶長篇君子哉
若人謂此人也。

贏取威於百儀

贏取威於百儀。左姜本支虞三止應劭曰。贏秦姓也。伯
益之後也。伯益爲虞有儀鳥獸百物之功。秦所由取威
於六國也。急孫案廣雅曰。威德也。周頌有客篇。旣有淫
威降福孔夷正義曰。言有德故易福。風俗通義十反篇
曰。書曰。天威棐謹。言天德輔誠也。呂氏春秋應同篇曰。

黃帝曰因天之威與元同氣是威與德同義此言伯益有儀百物之德而嬴氏以興故曰歲取威於百儀非謂取威於六國也而劉仲馮乃云百儀則柏翳也語訛耳不知百儀與三止相對爲文應劭曰止禮也齊伯夷之鬼之禮也鄭語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伯翳能議百物以佐舜地理志伯翳作伯益議作儀且儀字古讀若俄見唐韻正不得與翳通也

旦筭祀于挈龜

幽通賦媯巢姜於孺筮癸旦筭祀于挈龜李奇曰筭數也祀羊也周公卜居雒得世三十年七百也劉敞曰筭祀挈龜亦言田完耳其兆有五世八世是祀也念孫案

祀者年也故左傳曰上千年三百_宣_三又曰載祀六百若五世八世乃父子相傳之代不得謂之祀且旦者周公之名也若謂筭祀挈龜指田完言之則旦字當作何解矣

弗思甚矣

旦與嬌相對爲文此賦以上下句對文者皆各指一事言之劉謂兩句皆指田完言之謬矣

晤顧志而弗營

晤顧志而弗營師古曰晤四晤也處商洛深山高祖求之不得自養其志無所營顧引之曰師古說營字之義未賞營者惑也說文本作晉云惑也字亦作榮又作榮言自養其志而不惑於利祿也高誘注呂氏春秋尊師篇淮南原道篇並

云營惑也否象傳不可榮以祿虞翻本榮作營營惑也
言不可惑以祿也

說見經義述聞

大戴禮文王官人篇曰煩亂

以事而志不營又曰臨之以貨色而不可營淮南子真

篇曰耳目不耀思慮不營東都賦曰形神寂漠耳目弗

營漢老子銘曰樂居下位祿執弗營堂邑令費鳳碑曰

退己進弟不營榮祿義立與此同下文云四唯遯秦古

之逸民不營不拔嚴平鄭真卽此所謂恬願志而弗營

也文選弗營作弗傾蓋後人不曉營字之義而改之耳

風雲

彼皆躡風雲之會履顚沛之勢念孫案風雲當依文選

作風塵此涉上文跨騰風雲而誤風塵之會謂七國兵爭時也商鞅李斯之遇合與下文所稱周望漢良者不同皆不得言風雲之會

據微

據微乘邪以求一日之富貴師古曰微要也據可以要迎之時也微音工堯反念孫案據可以要迎之時不得謂之據要老子釋文云微小道也古弔反班固西都賦微道綺錯謂小道相錯也然則虞微乘邪云云猶言據小道乘邪途以求富貴耳

說難既首

說難既首其身迺因應劭曰首音首蒙之首首雄也宋祁引蕭該音義曰首鄭氏曰首孰也孰與熟同今本孰

雅及月令鄭語注改韋昭曰首終也念孫案首讀爲就就成也言

說難之書既成而其身乃因也太元元文曰首西方也

秋也物皆成象而就也又曰首考其就范望曰考成也

物咸成就也史記魯世家魯公伯禽卒子考公首立索

隱曰首世本作就就與首聲近而義同故字亦相通也

韋訓首爲終終與就義相近故兩雅首就並訓爲終鄭

訓首爲熟則於義稍疏應訓爲雄則於義甚疏而師古

獨取其說誤矣

邳沂

漢良受書於邳沂晉灼曰沂崖也下邳水之崖也歸古
日沂音牛斤反宋祁曰沂韋昭作垠今本垠譌作恨曰垠限也

謂橋也呂思反文選亦作垠念孫案下邳縣名非水名
則不得言邳崖韋本作垠而訓爲橋是也良受書於老
父本在橋上非在水濱邳垠卽良傳所云下邳汜上也
嚴虔曰汜音匱楚人謂橋曰汜汜垠語之轉作沂者僭字耳

閼漏于楚

秦人不綱罔漏于楚師古曰言秦失綱維故高祖因時
而起罔漏于楚謂項羽雖有害虐之心終免於患也一

說楚王陳涉初起後又破滅也念孫案高祖不爲項羽所害豈得謂之漏罔且與上秦人不綱誤分兩事陳勝破滅尤與罔漏之義無涉二說皆謬罔漏于楚謂陳勝作亂而秦不能制也此但言秦罔漏於陳勝下乃言高祖起兵之事李注文選引項岱曰網漏於楚謂陳涉反而不能誅是也

同晷

應天順民五星同晷師古曰晷景也念孫案五星兌不及地則不得有景師古說非也晷卽軌字軌道也五星同道謂高帝元年五星聚東井也淮南本經篇五星循

軌而不失其行。高注云：軌道也。廣雅周語注竝同是其證。軌畧聲相同，故字相通。說文：汎，音軌，水厓枯土也。引爾雅：水醕，曰汎。今爾雅作曆。汎之通作曆，猶軌之通作畧矣。太平御覽天部五，引此正作五星同軌。

方命

孝景治政，諸侯方命。孟康曰：尚書云：方命圮族。念孫案：正文注文之方命，皆本作放命。今文尚書作放命，本字也。古文尚書作方命，俗字也。釋文：馬云：方，放也。正義曰：鄭王以方爲放，謂放棄教命。是馬鄭王皆讀方爲放也。漢書皆用今文。孟注所引，亦是今文。故皆作放命。後人見古文而不見今文，故皆改爲方命耳。

文選五等論放命者七臣李善曰班固漢書述曰孝景

莅政諸侯放命韋昭曰放命不承天子之制今本李注
放命作方命韋昭曰放命作韋昭曰方放命皆與正文不合明是後人所改太平御覽皇王部十

三引此亦作放命則所見皆是未改之本今據以訂正

傳喜傳同心背畔放命圮族朱博傳今晏放命圮族其字皆作放桓九年穀梁傳亦云則是放命也今本放謬
作故據范

注及唐
石經改

亦有紹土

景征吳楚武興師旅後昆承平亦有紹土宋祁曰監本浙本越本作亦猶有紹念孫案監本浙本越本是也紹

字在小韻楚旅二字在語韻二韻古聲相近故漢人多有通用者下文曰河圖命庖維書賜禹八卦成列九疇道敘世代寔寶充演文武春秋之占咎徵是舉告往知來王事之表又曰大上四子伯兮早天仲氏王代旅宅于楚戊寅淫缺平陸迺紹又曰宗幽既昏淫于褒女戎敗我疆遂亾豐鄗又曰西戎卽序夏后是表周穆觀兵荒服不旅皆以語小二韻通用本傳而外可無須別證也後人不知古音而改爲亦有紹士則文不成義矣師古

日言景武之時以軍功故封侯者多昭宣以後雖承平尚有以勳獲爵土者據注云尚有則正文原有猶字明矣紹繼也原注當云尚有能繼之者而今本云尚有以勳獲爵土者蓋既改正文爲亦有紹士遂并改注文耳

薰胥

嗚呼史遷薰胥以刑晉灼曰齊韓魯詩作薰薰帥也從人得罪相坐之刑也師古曰晉說近是矣詩小雅雨無正之篇曰若此無罪淪胥以鋪胥相也鋪徧也言無罪之人遇於亂政橫相牽率徧得罪也韓詩淪字作薰薰者謂相薰蒸亦漸及之義耳此敘言史遷因坐李陵橫得罪也念孫案晉說是也淪薰聲相近故爾雅毛詩訓淪爲率韓詩訓薰爲帥帥與同薰胥以刑謂相率而入於刑也若以薰胥爲相薰蒸則望文生義而失其本旨矣說詳經義述聞淪胥以鋪下

如台不匡

矧乃齊民作威作惠如台不匡禮法是謂如淳曰台我也我國家也念孫案台字若訓爲我則如我不匡禮法是謂二句文意上下不相聯屬矣今案如台猶柰何也言游俠之徒以齊民而作威作惠如此柰何不匡之以禮法也湯誓夏罪其如台史記殷本紀作有罪其柰何高宗彤日乃曰其如台史記作乃曰其柰何面伯戲黎今王其如台史記作今王其柰何是古謂柰何爲如台也盤庚卜稽曰其如台亦謂卜問曰其柰何也法言問道篇莊周申韓不乖寡聖人而漸諸篇則顏氏之子閔

氏之孫其如台言莊周申韓若不詆訾聖人則顏閔之徒其柰之何也班固典引伊考自遂古乃降反爰茲作者七十有四人今其如台而獨闕也言今其柰何而獨闕也說者皆訓台爲我而其義遂不可通段氏若膺古文尚書撰異辨之詳矣

外寓

攸攸外寓聞越東甌念孫案寓當爲寓字之誤也說文寓籀文字字閣越東甌皆在漢之南徼外故曰外寓王
陽賦震聲發乎外賓猶下文言燕之外區也若作寄寓之寓則義不可通劉逵吳都賦注引此作悠悠外宇故知寓爲寓

之謨張衡思元賦怒高陽之相離兮風俗通義而此字
祀典篇營离夷泯今本寓字並謂作寓師古無音則所見本已譌作寓矣

漢書弟十五

漢書第十六

讀書雜志四

高鄧王念孫

連語

凡連語之字皆上下同義不可分訓說者望文生義往

往穿鑿而失其本指如訓流馳則曰無有差次不得流

行武紀受爵賞而欲移賣者無所流馳應劭曰馳音移
言軍吏士斬首虜爵級多無所移與今爲置武功賞
官爵多者分與父兄子弟及賣與他人也師古曰此說
非也許慎說文解字云馳物之重次弟也此詔言欲移
貢爵者無有差次不得流行故爲置官級也馳音弋賜
反今俗猶謂凡物一重爲一馳也念孫案馳讀與施
中谷之施同敍傳曰馳于子孫馳卽施也周南葛覃傳
曰施移也故今人猶謂移封爲馳封喪服傳絕族無施
服鄭注曰在荀而及曰施大傳施作移是施與移通也
此言流馳亦取旁及之義故應劭讀爲移若以馳爲重

次第則流馳二字義不相屬且此詔馳字在流字之下若如師古說以爲無有差次不得流行則當移馳字於流字之上仍須加數字以解之而其義始明何其謬也說文字以馳爲重次第物乃馳字之本訓此詔猶馳爲流移之移則非重次第之謂矣記曰擣虔則曰矯稱上命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

武紀將百姓

以貨賄用爲固或曰稱詐爲矯強取爲虔
所安殊路而
擣虔吏因乘執以侵蒸庶邪何紛然其擾也孟康曰虔
固也矯稱上命以貨賄用爲固尚書曰斂攘矯虔韋昭
曰凡稱詐爲矯強取爲虔師古曰擣與矯同矯託也虔
固也妄託上命而堅固爲邪惡者也念孫案諸說分擣
虔爲二義皆非也呂刑斂攘矯虔周官司刑疏引鄭注
曰矯虔謂撓擾春秋傳曰虔剗我邊陲謂劫奪人物以
相撓擾也如鄭君說是矯虔爲撓擾之義故與叢擾連
文此詔於擣虔吏下卽云乘執以侵蒸庶又云紛然其
擾則擣虔之爲撓擾益明矣

奔踶則曰乘之卽奔立則踶人馬或奔踶之
武紀故
踶而致千里師古曰踶踶也奔踶者乘之卽奔立則踶
人也念孫案師古分奔踶爲二義非也踶亦奔也踶之

言馳奔踶猶奔馳耳。說文曰：越踶也。越字或作跋。史記張儀傳：挨前跋後，索隱曰：言馬之走勢疾也。淮南脩務篇墨子跌蹠而超千里，高注曰：蹠，疾行也。蹠，超走也。蹠與踶同是疾行謂之踶也。馬行疾則能致遠。故曰：馬或奔踶而致千里。馬行疾則忍有覆車之患。故下文曰：泛駕之馬亦在御之而已。若訓踶爲蹠則與下文都不相涉。

勞俫則曰勞者恤其勤勞俫者以恩招俫。宣紀今膠東相成勞來不怠流民自占八百餘口。師古曰：勞來者言慰勉而招延之也。又平當傳：使行流民幽州舉奏刺史二千石。勞俫有意者師古曰：勞俫謂勸勉也。勞者恤其勤勞俫者以恩招俫之念。孫案：勞來雙聲字來亦勞也。字本作勸。說文曰：勸勞勸也。經史通作來。又作俫。勞來二字有訓爲勸勉者有訓爲恩勤者。孟子滕文公篇曰：勞之來之成帝紀曰：勉勸農桑出入阡陌致勞來之冀。遂傳曰：勸說文曰：勸勞勸也。經史通作來。又作俫。勞來二字有訓爲勸勉者有訓爲恩勤者。孟子滕文公篇曰：勞之來勞來循行郡中皆有畜積。此皆訓爲勸勉者也。爾雅曰：勞來勤也。小雅大東篇職勞不來毛傳曰：來勤也。正義曰：來以不被勞來爲不見勤。故采薇序曰：杕杜以勤歸。卽傳曰：是勞來也。鴻臚序曰：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此皆訓爲恩勤者也。宣紀之勞來對下文流

民八百餘口而言平當傳之勞俌亦承上文行流民而言皆是恩勤之義師古訓爲勸勉已失其指又以俌爲招俌而分勞俌爲陵夷則曰若邱陵之漸平之道日以二義愈失之矣陵夷師古曰陵邱陵也夷平也言其積贊若邱陵之漸平也又曰陵遲亦言如邱陵之遙遲稍卑下也他皆類此念孫案師古以陵爲邱陵非也陵與夷皆平也文遙長楊賦注引薛君韓詩章句曰四平曰陵是邱陵之陵本取陵夷之義非陵夷之取義於邱陵也史記高祖功臣侯年表曰始未嘗不欲固其根本而枝葉稍陵夷衰微也陵夷衰微四字平列陵夷不可謂如陵之夷猶衰微不可謂如衰之微也陵夷之爲陵遲猶遙夷之爲遙遲故王肅家語注曰陵遲猶陂沱也淮南泰族篇曰河以逶蛇故能遠山以陵遲故能高逶蛇陵遲相對爲文陵遲不可謂如陵之遲猶逶蛇不可謂如逶之蛇也又案說文委委得也其字作委不作陵則非邱陵之陵益明儀表則曰爲禮儀之表率或曰有儀形可表明者哀

云爲宗室儀表酷吏傳贊云其廢者足以爲儀表念孫立木以示人謂之儀又謂之表說文橫薪也從木義

聲經傳通作儀故爾雅云儀榦也呂氏春秋慎小篇注云表柱也故德行足以率人者亦謂之儀表綯衣曰上如景逐表荀子君道篇曰君者儀也儀正而景正是儀卽表也管子形勢解篇曰法度者萬民之儀表也禮義者尊卑之儀表也淮南主術篇曰言爲文章行爲儀表文六年左傳曰陳之藝極引之表儀或言儀表或言儀其義一也師古注哀紀則云言爲禮儀之表率注吏傳則云謂有儀形可表明者望文生義而注各不似由不知儀表之同爲立木又不知儀爲儀之俗字也狙詐則曰狙伺也諸侯王表秦據數勝之地騁狙之兵應劭曰狙伺也因閒隙出詐故同酷表表獨注韻宗狙亦詐也荀子大略篇藍苴路作似知而非智而非智藍苴路作似知而非智而非智楊倞注云是詐字也月令曰母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鄭注云是詐字也月令作爲詐爲是也敘傳曰吳孫狙詐申商酷獨詐同義酈烈同義是其明證矣

圉圉則曰圉獄也圉守也

圉空虛烈日非姤姤出詐故同酷表表

二十餘年師古曰固獄也固守也念孫案師古分固圖爲二義非也鄭注月令曰固圖所以禁守繫者若今別獄矣然則固圖爲獄名而又取禁守之義不得訓固爲獄訓爲守也固之言令圖之言令禁也說文曰禁也廣雅曰令禁禁也是固圖皆禁守之義或但謂之固晏子春秋諫篇曰拘者滿圖怨者滿朝是也月令正義引蔡邕章句曰固牢也固止也所以止出入釋名曰固領也圖禦也領錄囚徒禁禦之也皆誤分固圖爲二義又案說文曰固獄也又曰固圉所以拘罪人是說文固圉字本作圉說文又曰固守之也此自訓固爲守非謂固圉師古曰固獄也固守也用說文而未考其實蓋也提封則曰舉四封之內無慮則曰大率無小計慮專權則曰專固也權專也謂規固販鬻專略其利或曰言已自專之它人取者輒有辜罪揚搊則曰揚舉也搊引也舉而引之陳其趣也刑法志
里提封萬井蘇林曰提音通陳留人謂舉田爲社李奇曰提舉也舉四封之內也師古曰李說是也提讀如本

宗蘇音非也說者或以爲積土爲封謂之堤封既改文
字又失義也念孫案諸說皆非也廣雅曰堤封都凡也
提封一聲之轉皆是大數之名提封萬頃猶言通都凡與
都凡者猶今人言大凡諸說皆非也提封萬井地理志曰提封萬
井耳會貨志曰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匡衡傳曰提封萬
樂安城南提封三千一百頃義竝與此同若訓提爲舉訓封爲四
封而云舉封若干井舉封若干頃則甚爲不詞又東方長
賈傳曰近使大夫吾邱壽王與待詔能用算者二
人舉籍阿坂以南蓋厓以東立春以西提封頃畝及其二
頃畝則尤謂舉籍其頃畝之大數及其賈直耳若云舉封以
知諸說之皆非也提廣雅作堤蘇林音祇曹憲音時集
韻音都賦提封五萬五臣本及後漢書班固傳並作堤
反提封爲都凡假借之宗依聲託事本無定體古之
一師古以蘇林音祇爲非匡謬正俗又謂提封之論也
當作隄字且下當讀爲都矣反皆執一之論也○會貨不執矣封遷集其二方長曰提封萬與也

志天下大氏無慮皆鑄金錢矣師古曰大氏猶言大也無慮亦謂大率無小計慮耳無字或作亾趙充國傳亾慮萬二千人師古曰亾慮大計也念孫案師古以無慮爲大計是也而又云無小計慮則是以無爲有無之讀若閩溝洫志浩浩洋洋慮婢爲河河渠書慮作閩宣十一乍左傳釋文曰無慮如字一音力於反是其證也廣雅曰無慮都凡也高誘注淮南似真篇曰無慮大數名也周髀算經無慮後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趙爽曰無慮者粗計也後漢書兗武紀將作大匠竇融上言圓陵廣袤無慮所用李賢曰謂圓陵都凡制度也是謂之無慮爲都凡之名非無小計慮之謂也無慮或但謂之慮荀子議兵篇焉慮率用賞慶刑罰執詐而已矣楊倞曰慮大凡也賈誼傳慮亾不帝制而天子自爲者師古曰慮大計也言諸侯皆欲同帝制而爲天子之事是慮亦都凡之意也總計物數謂之無慮故總度事宜亦謂之無慮禮運曰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以中國爲一人其大略也正義乃云謂於無形之處用心思慮失其指矣宣十一年左傳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杜注曰慮事

無慮計功無慮計功猶言約略計功也正義乃云城築之事無則慮之訖則計功愈失之矣。陳萬年傳沒入事者爲姦利者師古曰權專也。事權者言已自專之它人取權者輒有辜罪。念孫案事權或作辜較又作婢權一切經義二十引漢書音義曰辜固也較專也謂規固販鬻黑訓權爲二義已失之迂師古乃訓辜爲事辜則其財滋甚今案辜權雙聲字也廣雅曰婢權都凡也故總利謂之辜權略陳指趣亦謂之辜權孝經益天子道既廣此纔舉其大略也梗槩與辜權一聲之轉分之則或曰辜或曰權武帝紀初權酒酣韋昭曰以木爲樞利也王莽傳曰豪吏猾民辜而權之廣雅曰婢權也是事者舉而引之陳其趣也念孫案揚推猶辜權也。揚推古今猶言約略古今非舉而引之曰推今是取渡言辜之曰推上文曰略存大綱以統舊文述禮樂志第二下文曰揚推古今猶言約略古今非舉而引之曰推

曰略表山川彰其剖判述地理志第八皆是此意莊子可徐無鬼篇則可不謂有大揚推乎淮南倣眞篇作物豈子猶謂無大揚推乎高誘注曰揚推猶無慮大數名也莊子釋文引許慎注曰揚推粗略法度也然則大揚推者言大略也左思蜀都賦請爲左右揚推而陳之劉逵注揚推古余其義一也然則揚推而陳之猶言約略而陳之也張晏注古今人表曰韓非有揚推篇班固曰揚推古余其義一也然則揚推而陳之猶言約略而陳之也張晏注古今人表曰儒闡於大較索隱曰較音角大較猶大略耳或但謂之較文選養生論較而論之李善音角較而論之猶言世略推而陳之猶言約略而陳之也張晏注古今人表曰儒闡於大較索隱曰較音角大較猶大略耳或但謂之較文選養生論較而論之李善音角較而論之猶言之耳提封無慮奉權揚推皆大數之名故廣雅通訓鴻都凡也寢尋則曰尋用也或曰尋就也郊祀志上始巡幸郡縣寢尋於泰山矣鄭玄注也晉灼曰寢尋遂往之意也師氏曰尋用也晉灼曰寢尋遂往之意也小顏云古曰二說皆非也寢漸也尋就也史記孝武紀作侵尋索隱曰侵尋卽寢漸也故晉灼云遂往之意也小顏云寢漸漸染之意蓋尋漸聲相近假營惑則曰營謂回繞之也吳王濞傳御史大夫朝鑄營或天子劉向傳營或耳目淮南王安傳營惑百姓師古竝曰營謂回繞

之也念孫案師古訓營爲回繞則分營與惑爲二義失其指矣今案營亦惑也營惑卽營惑字本作營說文曰營或也從日熒省聲玉篇唯并胡亭二切字或作熒通作營又通作榮高誘注呂氏春秋尊師篇及淮南原道篇並曰營惑也否象傳不可榮以祿虞翻本榮作營謂不可惑以祿也大戴禮文王官人篇曰臨之以貨色而不可營莊子人間世篇而目將熒之向崔本熒作營淮南齊俗篇曰無以自見則動而惑營惑營猶營惑也史記孔子世家匹夫而熒惑諸侯司馬貞本作營惑漢書吳王濞傳淮南王安傳之營惑史記並作熒惑則營非回繞之義明矣餘見前

季布樊布傳贊夫婢妾賤人感槩而自殺師古曰感槩謂感念局狹爲小節槩游俠傳少時陰賊感槩不快意所殺甚眾師古曰感槩者感意氣而立節槩也念孫以曲成其說也今案感槩而自殺史記作感慨而自殺國槩不快意史記作慨不快意是感槩卽感慨也感慨之爲感槩猶慨然之爲槩然莊子至槩篇曰是其始从我也獨何能無槩然也是也又案感槩不快意當作一句

謂威繁卽不使意之貌也師古
斷少時陰賊威繁爲句尤非

魁梧則曰梧者言其可

驚悟魁岸則曰岸者有廉棱如崖岸

張陳王周傳贊其
貌魁梧奇偉應劭

曰魁梧邱虛壯大之意也蘇林曰梧音悟師古曰魁大

以梧爲驚悟則義與魁大不相屬故又加一可字以增

成其義其失也鑒矣今案魁梧皆大也梧之言吳也方

言曰吳大也後漢書臧洪傳洪體貌魁梧李賢曰梧

吾蓋舊有此讀魁梧奇偉四字平列魁與梧同義奇與

偉同義應劭以魁梧爲邱虛壯大之意是也又江充傳

充爲人魁岸容貌甚壯師古曰魁大也岸者有廉棱如

屋岸之形念孫案傳言魁岸不言魁如岸師古說非也

今案魁岸者高大之貌小爾雅曰岸高也廣雅曰魁岸

雄傑也魁岸猶魁梧語之轉耳畱落則曰畱謂遲畱落謂墜落

霍去病傳諸病

將常畱落不耦師古曰畱謂遲畱落謂墜落故不諧

而無功也念孫案畱落卽不耦之意耦之言遇也言無

所遇台也故以記作畱落不遇畱落者卒落也陸機文

賦心卒落而無偶是卒落卽無偶之意易林比之否

失意懷憂如幽狴牢明夷之旅曰膠目啟牢振冠無憂
姤之大壯曰亾羊補牢毋損於憂釋名釋衣服曰畱幕
畱牢也幕絡也言牢絡在衣表也是牢字古讀若畱故
牢落通作畱落今人言流落義亦相近也畱落雙聲字
不得分爲兩義畱落與狼戾則曰狼性貪戾嚴助傳今
不韌亦不得分爲兩義閼越王狼狼
戾不仁師古曰狼性貪戾凡言狼戾者謂貪而戾念孫
案師古以狼爲豺狼之狼非也狼亦戾也戾字或作蠶
廣雅曰狼戾很也又曰狼很蠶也是狼與戾同義燕策
曰趙王狼戾無親淮南要略曰秦國之俗貪狼戾貪策
狼皆兩字平列非謂如狼之戾如狼之貪也文選洞簫賦
賦貪蠶者聽之而廉隅狼戾者聞之而不懃長笛賦氣
噴勃以布覆乍時疎以狼戾貪蠶布覆狼戾亦皆兩字氣
平列推吳都賦曰料其虓勇則鷙悍狼戾狼戾與鷙悍
相對則始誤以狼爲豺狼之狼矣不知狼戾乃雙聲之字
不可分爲二義若必謂如狼之戾則樂歲粒米狼戾
又將何奧渫則曰蔽奧渫汙不章顯也王褒傳聖主得
說乎將奧渫而升本朝張晏曰奧幽也渫狎也汙也言蔽奧渫
汙不章顯也文選注引如淳曰奧音郁念孫案張訓奧

爲幽則誤分奧謀爲二義如音韻是也奧者弱也言去卑辱汙濁之中而升於朝廷也班固典引有沈而奧有浮而清蔡邕曰奧濁也賢雅濁尉薦則曰安尉而薦達渴也曹憲音於六反漢與奧同尉薦則曰安尉而薦達之胡建傳所以尉薦走卒甚得其心師古曰尉者自上安之也薦者舉藉也趙廣漢傳其尉薦待遇吏殷勤甚備如淳曰尉亦薦藉也師古曰尉薦謂安尉而薦達之念孫案如說是也薦藉一聲之轉尉薦猶尉藉耳匈奴傳慰薦撫循漢紀作慰藉是其證慰與尉通若以薦爲舉薦則上與尉字不相比附下與甚得其心及殷勤甚備之文皆溫藉則曰醞言如醞釀也藉有所薦藉也不相連屬矣薛廣德傳爲人溫雅有溫藉服虔曰寬博有餘也師古曰醞言如醞釀也藉有所薦藉也匡張孔馬傳贊其醞藉可也師古說與薛廣德傳同醞吏傳義縱治敢往少溫藉師古曰少溫藉言無所含容也念孫案服說及顏注醞吏傳是也溫藉者含蓄有餘之意或作溫藉又作溫藉不必分醞爲醞藉爲爲藉也小雅小宛篇飲酒溫克鄭箋曰飲酒雖醉猶能溫藉自持以勝禮器故禮有擯詔樂有相步酒之至也鄭注曰皆爲溫藉重禮也

含蓄謂之溫藉故和柔亦謂之溫藉內則柔色以溫之鄭注曰溫藉也轉之則爲慰藉矣

驚鄂則曰

鄂者阻礙不依順

霍光傳羣臣皆驚鄂失色莫敢發言師古曰凡言鄂者皆謂阻礙不依順

也後字作愕其義亦同念孫案鄂亦驚也若以爲阻礙

不順則上與驚字不相比附下與失色二字不相連

屬矣廣雅曰愕驚也燕策曰羣臣驚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今人猶曰驚愕曰愕然豈阻礙不依順之謂乎

凡若此者皆取同義之字而彊爲區別求之愈深失之愈遠所謂大道以多岐亡羊者也

漢書弟十六